此木軒雜著

敘

南浦先生論著至多其所見於年譜及[illegible]南司寇所撰行狀中者未易屈指數茲所刻雜著若干卷大抵皆史論之餘就其中掇取無盡無不可見先生之所得焉先生讀書浦南不近名無所求於世闇然於荒江寂寞之濱至老而不倦凡所涉獵輒有論說以自攄其所見至細大不遺可不謂勤歟蓋嘗以爲先生蓄積有素其所自斷要當爲可以不朽之業而儕輩之佩服先生及先生之所以見推於儕輩者早出乎尋常期許之外是故學問文章爲一時物望所歸雖

中朝士大夫往往彼此聞而思慕亦足見海內之傾心而平生之必不可誣者固有在矣世之目論者徒謂先生制藝有不可名言之妙其論制藝亦有味乎言之故當爲吾郡

本朝之第一人然遂欲以此駕乎其詩古文詞之上若所長獨在乎此者自非親嘗旨趣豈得謂之知言今先生詩古文詞具在試取而讀之當可知也若夫意之所及不能自已並錄而存之如雜著者是又學問之散見文章之餘波莫非先生之所有流溢無盡而要當別論者也先生書已刻未刻都有進呈經

四庫書輯錄者餘並藏諸其家子孫貧但能謹守勿墜叢殘遺稿若存若亡幾無人過而問焉昌黎云莫爲之前雖美而勿彰以先生之學問文章而如此世之美而勿彰者何限其又可感也夫茲先生元孫晉以友朋資助之力偶刻雜著一種余以爲惜未獲快覩其全也安得悉出以厭觀者之願是在好事者有意其傳之則庶乎學者之幸矣是爲敘嘉慶甲子春門下後學王寶序敬撰

此木軒雜著總目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五

卷六

卷七

此木軒雜著總目終

此木軒雜著卷一

雲間焦袁熹南浦撰　後學何承謙豫菴
姚鴻煦岩亭

事業

人臣立功建業繫其才能何如然職分有限制又所遭值時勢不同難可期必大抵官愈高任愈隆所責望亦愈厚且如宰相不能以道事君格其非心任衆賢以成治則雖出一言活數千人與一制垂久遠之利猶爲毫毛之善而已况并無之何以免於立人本朝而道不行之恥乎自卿貳已下至於尉史以次而

殺例從可知惟存心仁義以道德爲務者則不限於官職不問所成之功大小蓋雖小亦大也人固有窮居草茆而憂樂以天下不屑爲小小功利其器量可以包含名卿才士數百輩者子路不恥緼袍所謂治千乘使有勇知方徒空言無事實竟能跨越管晏諸人顏淵居陋巷問爲邦夫子告之四代禮樂若此者以仁義道德而爲事業無職分之禁時勢之妨者也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屯守

吳璘守天水經營屯事縱橫鑿渠綿亘不絕名曰地

網敵騎不得逞此古井田遺意也賢於多設兵遠矣又凡屯守之地爲經久計者宜課人多種樹木爲利甚大不止兵仗戰守之具不缺而已不詔意此等但以殺敵爲功者譬之能吏終不得與龔黄同傳

費禕

吳主權嘗饗蜀使費禕先勑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吳主爲輟食羣下不起禕嘲之曰鳳凰來翔騏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禕之應機捷疾美矣抑豈止是而已乎夫鳳麟並四靈之一非有優劣禕以麟尊權而以鳳自況隱然天室重臣與王侯匹敵之意

而語出嘲謔了不爲嫌答譏者諸葛恪其言植梧桐
以尊本國之君亦有意也

袁宏

袁宏作三國名臣贊示已不阿屈於桓氏也所謂獄
父與君亦不從者方之孔文舉殆庶幾焉史臣歎其
東征一賦才亞潘陸豈足表其風槩乎宏作東征賦
不及桓陶幾殺其軀窘急用智僅而獲免大槪爲文
章者將以垂後世之名多不免一時之患狐䶂之毛
維躬之賊亦足傷也然官爵可辭榮利可淡竟不能
廢翰墨之功甘同草木腐朽庶幾千載而下有以亮

其本價云爾

李郃

後漢李郃傳郃陰與陶範等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功不顯後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錄功封侯當時謀議自是大有曲折史家記其畧耳或便訝之曰有何證據乎此等顯憑紙上舊文有則言有無即謂無妄自下意最爲無識觀書者當嗤之慎勿效之也

范堯夫語諸子

范堯夫江行赴貶所舟覆扶之出顧謂諸子此豈章

惇爲之哉鏤鏤鑰序其集則曰此亦子厚所爲邪其語意正同無足論者然吾以本傳語尤爲得之葢章惇爲之者范氏諸子平日相尤怨之辭也故堯夫因覆舟之事而戲之曰此豈章惇爲之哉堯夫之於惇字而不名誠有之矣此固承諸子之言而言之也在諸子必不曰子厚云何也故夫文字之異同僅如毛髮苟審觀之諦思之則得失見矣書之以爲學文者告焉

高聽

北魏高聽者以趙修幸於世宗傾身事之深相親狎

及修死言必毀惡聽又附茹晧每稱晧才識明敏非

趙修之儔數緣晧乞得田宅及晧見誅聽以爲死之

晚也君子之於小人薰蕕殊氣淸濁異流然猶有喜

其同已而進之者此君子之過也受非道之悅譬之

私已之婦意色懇篤望其能貞信自持必不可得至

若小人與小人相約結相背負情態何所不至然嬖

幸之徒朝士之走其門者則從而援引之謂必能助

已而不知朝士皆聽類也前後相踵而莫之懲哀哉

後魏孝文帝

昔者孟子語齊王好貨非疾也王如好貨與百姓同

之好色非疾也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所謂好貨與
百姓同之者減繇賦定經制心乎利民而已固非分
散府庫計口而給予之之謂也好色與百姓同之者
謂若文王行治岐之政以至桃夭之風作雀鼠之獄
清而男女皆得其所是也吾讀後魏孝文紀而有感
焉一遇水旱則蠲租發粟惟恐後時然相州一方之
民餓死者至二千八百餘人則以先王之政未克舉
行故也屢詔以宮人賜貧民無妻者美則美矣與鄭
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者何以異邪蓋非王政之
大務也雖然三代巳下如漢魏兩孝文者可不謂仁

聖之主哉嗚呼不可及已

藺相如

藺相如爲繆賢畫策其料燕王之情令人感喟不能已原相如本意蓋不欲賢之亡逃而勸使肉袒伏鈇鑕請罪正使不見赦而死不愈於亡走燕燕束縛之以歸趙而死乎況賢之罪度非有重大不可赦者請必得脫相如料之審矣相如之爲人謀可不謂忠且正乎高允之教翟黑子與相如不異而一從一違禍福遂分後之爲人臣其事有類此者亦可以爲鑒也

馮道詩

憑道有詩云但斂方寸無諸惡猨虎叢中也立身此乃可謂不愧其言也處道之地行道之事其所以能然者亦自有本原有學術非徒一頑鈍無恥足以盡之不然小人而無耻者衆矣何以不能爲道也道又有句云已落地花方遣掃未經霜草莫教鋤輿寄甚遠與擊壤集何異乎以其出於道也而糞土視之噫亦過矣

優閒之誠

顏之推有言江南朝士未有力田假令有者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覩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

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
辦皆優閒之過也朝士有祿位不知稼穡顏氏猶代
爲慮之況於學者治生之本無過力田畊讀之事前
賢固嘗兼之樊遲請學稼圃夫子斥之爲小人此言
君子志其遠者大者曰禮曰義曰信先王之大道不
可不務而無暇乎其細也非謂稼圃之業士人所不
當知其或力不能勢不便亦不必身執耒耜手營糞
種但隨所應爲竭心畢力不使虛費日月斯亦可矣
若乃身心並閒志氣俱惰淫僻日滋曾不覺寤則豈
非天地閒一蠹哉故夫樊遲之請未可深非而荷篠

丈人所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者正今之士子所當念之而警且愧也此等優閒之徒遭際豐亨苟㒟以歿世固爲幸矣脫有不虞而饑饉薦至溝壑之辱不亦宜乎

宰相

易言聖人之大寶曰位故知帝王者必聖人然後爲之治天下全倚宰相宰相亦須是聖人聖人不可得次者大賢斯可矣杜甫祭房琯有云純朴既散聖人又歿苟非大賢孰奉天秩斯義也當與漢孝文荅請建太子詔並編入六經中耳噫此非細儒所及知也

命名二則

宋元已來士大夫喜爲人作字說字與名配命名之義各有取也至如近世咿唔帖括之秀才所禱祀而祈者不出乎科第利祿故其命名也曰元曰魁若鼎甲金榜丹桂之屬累累有焉配之以字蓋亦不出乎科第利祿之意而已志趣卑陋於是爲極雖能文者無以爲之說也吾異夫明崇禎間有巨盜曰神一元神一魁者攀登科者何居盜亦有元魁邪亦有科可登邪抑其始嘗與咿唔帖括者爲儔類而後乃乘時擾亂遂起爲盜邪蓋不可知也嗚呼彼咿唔帖括之

秀才一旦得如所願日以美田宅多金錢爲務吞噬貧弱無所不至與彼二神一樊者果何分別哉

唐苗晉卿名其子發丕堅粲等德宗謂其與帝王同名甚哉命名不可不愼也氏與名了不相符猶見猜如是乃有史籍顯顯然略勿覯考竟與古王者若姦盜篡竊輩氏名皆同而不自知所謂鹵莽之甚者故夫朝無讀書之宰相則建號竟同於盜賊明之永樂是矣家無讀書之父兄則命名或襲乎帝王事體雖細其後皆不可悔也

興廢

谷子雲曰去惡奪弱遷命聖賢天地之常經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此數言畧盡古今興廢之理桀紂之亡以惡去也周赧之入秦以弱奪也三代已下嬴秦強而暴亡惡甚故去之亟也漢唐宋綿延不絕以迄於亡弱爲強奪理勢然也弱與惡均之致亡而惡者之後嗣殄滅得禍尤酷歷覽前史可爲永監矣

植桑

范純仁知襄城諭民植桑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此事類漢之循吏在今日則有不能行者以

上官科條太密故也然自非繁劇之地日不暇給者正可彷而行之他樹木皆可課令植之不特桑也其瀕河及村落水口尤善

大人

魏志咸熙二年襄武上言大人見身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一寸白髮著黃單衣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夫此大人髮其皤矣然則神道亦須自幼乃壯積衰得白邪將形相變化倏忽不常人神理殊難可推測也

龍伯

列子言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犧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侵者漸也漸次損之積于億年乃僅數十丈矣然則由犧農巳下更若干年烏知不猶夫齊州之民乎則雖謂侏儒僬僥其先皆君龍伯人亦何不可或曰帝怒龍伯故加刑焉其餘脩短皆有定質帝蓋聽之而已不然者齊州之民盡化爲侏儒僬僥而爲侏儒僬僥者至無復可減損則必殄其種矣帝之心無樂乎此也彼龍伯之人苟至於數十丈則已矣自帝視之以謂此蕞然僂然者不足復怒也其然乎其不然乎愚蓋無以應也

祭祀用牲

梁武帝勤奉浮屠敕宗廟以麪爲犧牲有不血食之譏說者謂事佛無效適足取臺城之辱原夫武帝之所以爲失者內惑佞邪外納凶狡耄荒貪得以開亂源非緣事佛不殺而致然也雖曰先王敬神重祀主於報功酬德其所用牲物者磔躝焚燎有以舉之莫或廢焉不聞以不殺爲仁然齊宣不忍觳觫之牛孟子謂推之可以致王則帝之此令猶若在所可取其悖先王之典禮不過如墨氏之失誠未足以致大咎也余更考北魏史顯祖以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詔

曰神聰明正直享德與信苟誠感有著行潦萃羹可致大蝦何以多殺爲哉乃命非郊廟社稷之祀皆無用牲於是羣祀悉用酒脯以典禮而論蓋猶未爲得衷然以視梁武之一切禁絕者抑又善矣酌而行之務去泰甚以省物力以完物命是在後王乎

注書

司馬溫公注楊子法言序云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爲之集注溫公以爲子雲潛心聖道白首著書其所得爲最深故篤好之如此夫著作非命世賢豪莫勝

斯任雖至華皓猶當韜筆至於箋注則述者之事爾然觀涑水此言其愼重不輕之意爲何如哉若率爾下意旋悔旋改亦已不可勝悔矣又云凡觀書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此言尤爲不易今之讀經傳諸書者於先儒所定音切多忽而不詳文義之誤往往由此豈細故與

制勑

唐開元中勑升老子莊子爲列傳之首居伯夷上然今本史記首伯夷自若也貞元中勑立荷澤神會爲七祖宗門之高識者亦不以爲然七祖之位終無所

與也夫人主之尊何令不行而有必不能者然則此等制勅勿爲可矣

平原君三則

戰國四公子信陵最賢談者莫不慕尙其風概其次則平原君勝余觀趙奢爲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稅奢以法治之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初怒奢奢說之云云平原君乃更賢之薦於王王用奢治國賦上下皆富實使爲將大破秦軍閼與夫至殺其用事者九人而不竟其怒反薦達之使立功名於國可不謂克己復禮公爾忘私者乎奢之功皆平原有之

由此言之雖冠三公子可矣豈特亞於信陵而已乎史遷不載此事於本傳論者不深考故亶以爲平原最庸舍好士一節而外碌碌無足稱者余特表之以附於孔子賢衛公叔文子齊鮑叔鄭子皮之義

自太史公已來論者皆謂馮亭嫁禍於趙平原君勸趙王受之致啓巨釁亡四十萬衆於長平以此爲平原罪愚嘗考之秦之所以加兵於六國者雖利則進唯詐力是憑他非所問也趙未受上黨之前秦趙兵交數矣奚待以此爲釁端哉長平之禍由趙王信秦間以趙括代廉頗將而致之也趙王之必欲用括乎

原固無如王何使王不易將以廉頗當秦秦雖能勝趙趙之受禍必不若是酷也惡得以後時之謬而深尤其始哉太史公言利令智昏云者所以爲後世戒耳

夫以英智而好自用以失事機則是英者不英智者不智也彼其英智者適足以爲害也以惛庸而能聽人言不怙已過是惛者不惛而庸者不庸也雖更惛庸若婦人孺子復何傷乎夫以惛庸之姿而能聽人言不怙已過者則平原君是已論者以戰國四君次春秋時五霸合於孔子取管仲之義君子韙之吾又

以爲信陵似晉文而平原似齊桓以是故也

反三樂

榮啓期至樂有三孔子善其能自寛能自寛者放曠之流所以自託非君子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道也嘗試反之曰天生萬物而人爲貴既得爲人天命之至貴者在其身矣形氣雜糅攻取百塗唯利祿是競酒食是饕與夫角而走羽而飛者不能一間天固貴之我固賤之是一變也男尊而女卑故人以男爲貴既得爲男則有丈夫之事焉其始冠也三加彌尊導喩其志蓋將使之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以至於

富貴不爲之淫貧賤不爲之移威武不爲之屈不唯
柔其氣婉其言以苟容於人世而已今而皆不能雖
負七尺之軀與彼施粉黛處帷房曲足而拜者何異
是二憂也人生不見日月不免襁褓以死則欣戚皆
不著於其心固無可言者由壯艾而往今歲之所行
明歲知其非至後歲而復然歲愈增則非愈積非愈
積則攻治之者愈艱精力不逮於前志願有負於初
雖躋百齡祇益多辱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沒世無聞
悲歎何及是三憂也夫唯君子有終身之憂故俛焉
日有孶孶不觸情以傷性不貶志以徇俗不急名而

近利不先己而後人如是則仰不愧俯不怍樂亦在其中矣蓋孔子之所以教門人者大指不越乎此若榮啓期者特賢於世俗之人終身馳鶩以困苦其形神而不知止者已爾未足與議於君子之道也

利害成敗

人君之利害成敗在天下士庶人之利害成敗在一家在一身其大小固有間矣然人君之所擅者天下也以天下爲其家爲其身者也士庶人之所有者身耳家耳身與家猶天下也是亦無大小之可言矣其所以爲利害之源成敗之本者自天子至士庶人蓋

亦無以異焉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告梁惠王太史公爲之廢書而歎曰利誠亂之始也斯言豈特爲武帝發哉雖百世可知也今自鄉里細民嗜利之毒中於心髓雖有危言至論不少怵焉譬若飲酖酒而甘之自謂可與松石齊年也可不謂大惑乎

石灰酒

杜伏威欲殺李百藥飲以石灰酒大利瀕死旣而宿病皆愈本欲害之適以利之事固有然者然遂欲以石灰酒治一切宿病良醫不爲也有愚且妄者据書冊止語不問其宜不宜而嘗試爲之以僥倖於百一

及見人之顚踣且死則曰非我咎也昔效而今適否也抑別有故也是其用心雖與杜伏威異而實乃致人於死謂之何哉

趙高李斯語

趙高李斯議廢太子立胡亥相往復凡數百言是當時記錄者揣摩情事以意爲之非眞出自兩人口語有一人在側悉得聞之因而遂傳道之也中間多韻語古人求文章工妙往往如此若斯高二人當時定不暇如此此二人亦決無自爲記錄之理可以意得也又載胡亥初意不肯有廢兄立弟不義不奉父詔

不孝等語及高從臾至再始然其言凡爲此者所以歸惡於趙高見宦寺握權爲禍至深胡亥之有是以否不可知亦不足論也或者遂評之曰觀二世此言猶似有人心者抑何謭謭若此

古樹

元廼賢編脩有孔林瑞檜歌序云枝幹偃蹇膚理若鐫刻篆籀龍鳳細如絲髮雖善畫者莫能狀其奇巧愚嘗觀泰山廟前漢柏及唐槐柏之瑰奇可愛唯目睹始知不復可著言語形似槐稍遜之然其不可著言語形似亦猶柏也乃知編脩之言不誣如宋玉神

文陳思雒神直是不可勝讚非故作夸飾以欺後世也柏傍有碑圖此樹以形模求之猶百不一具不但神理色澤都無髣髴而已不知此碑竟何所用也世有不見其樹但見此圖者則以謂幾得之矣豈知其失之若是甚哉故曰百聞不如一見誠哉是言也

舜禹捐棄金玉

天下之財皆人君所有取民有制藏富於下卽謂之散財不必出府庫之儲乃謂之散也舜棄黃金於嶄嵓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蓋不採取之卽同棄捐猶卷耳詩曰寘彼周行云爾非眞以金玉投諸山

淵也讀禹貢可知之矣

識小

子貢言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賢者安可多得能爲不賢者斯善矣若夫採聽不眞記載多誣事涉詭怪言成糞土吾所謂不能爲不賢者蓋累累而是也或其人本無私意徒希慕左史遂乃變易當時之語以成其文以爲似古不知所敘之事都已失實其辭靡文其失彌遠此等卷袠在天壤間亦足爲害幸其力薄自不能久留傳耳

南唐寵姬

朱大將獲南唐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烟氣易以蠟燈云煙氣愈甚曰宫中不點燭邪答言本閤每至夜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李氏一國之主豪侈如是其後身羈帝京日夕以眼泪洗面運去事往宜百感之交集也抑愚忽有感於宋玉賦風有雌雄之說也所謂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而揚腐餘者使夫王公大人當之誠一息不能以堪避之少遲即大患且立至也而農夫野老體與之狎性與之忘亦未見百病交作如玉所云也夫寵姬者以蠟燈爲苦非大寶珠固不可矣而尋常人終夕對濁油燈殊不

覺煙氣豈難是哉有燒馬糞以爲飾者彼其鼻之所觸目之所近久之亦甚自得也然則濁油馬糞亦尋常人之大寶珠已其適於用均其無所患苦均吾又安知寶珠之爲貴而濁油馬糞之爲賤哉故夫御八珍者味不加於藜藿褻輕毳者暖不倍於敗絮惟其一旦而藜藿而敗絮則不可須臾得生若寵姬之朋目亦可爲富貴者之一鑒也

女國使

北魏賀傉立其太后臨朝遣使石勒時謂之女國使此見牝雞司晨外裔猶醜之然則自漢呂雉已下凡

太后臨朝者皆女國也夫以婦人制國命其爲之臣民者亦婦人而已謂曰女國雖戲要非過也

木名

木有棘刺者名傷山海經方莖而蒼傷其名曰牛傷又葉伏如椒反傷是也然則世之喜傷人者其心固多棘刺矣夫傷人者未有不傷於人者也幾見棘刺横路而不尋斧柯乎雖然木之棘刺人得而見之則人得而防之若夫人藏其心內多棘刺而外爲輭美溫潤之容者其毒有倍焉君子之措足也難哉

紫

孔子惡紫奪朱不以爲褻服謂其雜南北方之色非正也後世乃更用爲朝服金紫最貴亦有以紫衣賜浮屠人爲國師者不知何義然所用乃是赤紫與所謂黑紫者有別蓋赤紫則別於緋用爲服物之差有不能廢耳宋王栐云仁宗時有染工自南方來以山礬葉燒灰染紫爲黝獻之宦者洎諸王皆愛之乃用爲朝袍乍見駭觀言者以爲妖詔嚴爲之禁南渡後貴賤皆衣黝紫反以赤紫爲御愛紫亦無敢以爲衫袍者按紫有二種而黝者尤爲艷冶然孔子言紫似朱若黝紫已全不類朱則孔子所惡似正是赤紫而

黝紫之光艷冶者不待言也但不審春秋時用何物染成其色與近世異同不可知也

陳乾昔

陳乾昔將死命其子大爲棺使二婢子夾之古詩云死爲併棺民乾昔雖是亂命然併棺之事疑春秋以來嘗有之矣情之所種惑溺何所不至由世教衰替禮義銷亡致然其流不止浸淫變怪若華山畿之類皆生於人心耳乾昔之昔疑作腊字命名之義或取此與

賈謐

賀詡多智之人遇事心痒若矢在弦不容自制說李傕也片辭之間流禍無極毋可畏矣其他雖有小効盡何足言而詡竟身享眘壽保寵祿以終子孫累世皆至大官豈非板蕩之運天故啓之非詡匹夫小生所能爲與不然三世爲將道家忌之如詡之毒被三靈雖流丹九族猶有餘責或者乃以曲逆相擬又非情理之平也讀史至此唯有搔首悲歔

夏侯太初

夏侯太初孔子所謂知命者與司馬氏以忍鷙之性竊柄再世志遷魏鼎天方授之冠族英士不附從者

必誅鋤乃已雖無李豐之謀如太初者亦當自知不免觀其對許允言太傅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我容也意可見矣而世稱夏侯色以爲美談誠由格量過絕於人抑亦早識死所無所回惶束身東市眞乃意中之事耳許允婦聞其夫被誅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酷毒在於所天奚翅身受彼婦猶能若是豈況神儁如元而有不逮者也史臣謂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未聞匡弼其失援致良才㬎則以爲爽之庸駑神與禍會雖進善言終不見聽元之淸鑒亦已洞然則唯有興思於尙寐比節於結纓

而已故曰孔子所謂知命可以爲君子者太初殆其人也

神怪

孔子不語怪神所以立教且不語非謂天壤間無有此物後世史家記事凡跡涉靈怪及僊佛變現寃讐報復之狀昔之所無今之所有雖欲削之安得而削之必謂史體不當類稗官家言欲一切刊去以附於孔子不語之旨者適入所不𢀖也雖其無關勸誡徒資談說者斯則必在翦棄之條耳

秦

秦詐楚懷王客死於秦其後懷王孫心天下尊立爲帝亦號懷王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項氏世楚將漢祖亦楚人也當秦之蠶食諸侯最受侮者無若韓而張良以韓人狙擊秦皇幾中漢之滅秦有天下由良謀也然秦非趙高則不亡高乃諸趙疏遠屬也是秦世與晉爲難晉以分析故不能當秦爲秦吞滅而晉之疏屬竟能爲孽於秦以速之亡凡此孰非天乎由秦而下若此類者又不可勝道也

孔子廟

今佛宇神祠持香燈牲酒歌舞祈賽者婦女雜沓莫

之禁也獨孔子廟無之然考北魏孝文帝詔有云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則知前此者民間奉孔子固猶之一切雜神而已於聖道誠無所損而民俗鄙倍如是不亦有國者之恥乎然孝文詔令用酒脯亦是聽民自祭但不得非禮祈禱而已猶不若近世之嚴敬也將典制盡善固有漸次乎

光景之屬

山海經每言神之出入有光必以疾風暴雨夫神無體也其出入何自而知之正以值此風雨覩此光景

倏忽晃曜有異於常則以爲是乃神之出入云爾夫風雨光景非神其孰能爲之言有類虛而實者此是也正猶天竺之徒凡諸靈怪言是佛之所爲爲吾儒者從而辨之曰此陰陽之精也珍寶之氣也非佛也不知其實非有二物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奪彼以與此彼亦弗之爭也是可以已者也

晉太子魏帝手書

晉賈后使潘岳作書草以酒醉愍懐太子令迷不覺依而寫之字半不成爲補足之遂陷太子於罪後魏壯顯者怨壽其欲傾之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壽

與誹謗命帝注可直付壽與賜死帝書半不成字見者知非本心莫敢申拔此一帝一太子者皆親自其手書而皆非其本意而當時皆莫之覺悟而一以自殺一以殺人嗚呼女子小人之用計用術其巧有如是者可畏也哉

背夫石

宋刑登云貴溪有石相背而生俗名背夫石妻安背夫抑夫棄之耳易曰夫棄石按今鄙諺有曰背夫逃走者背夫之言由來舊矣刑君易以新名蓋寄意於君臣之際故欲等斯稱於勝毋乎又考石名望夫是

非一處而背夫之象不聞累累而見是以準諸人事若買臣之婦季友之室固宜行道之人所共怪駭者矣

傷昔賢

夫閉心塞意之主雖使儀秦掉舌良平借箸指陳利害之形分剖得失之理曉譬萬方終於違距或乃依違出入至於再三用力愈勤佐助亦衆而拔山之勢方成回天之功轉闊此則志士所爲痛心貞臣所爲扼腕者矣夫人事不竭毋徒咎乎彼蒼丹赤未披毋希風於明哲是以魏國有行謌之士楚澤有憔悴之

臣歎君門之九重欲結舌而不忍君子哀其志焉

霍光對昌邑語

昌邑王言天子有諍臣七人霍光對以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光之此言最嚴重有氣力大臣氣識眞不可及有問於朱子者謂光更無轉側不知光此時決無與之講論經傳之禮何用別有轉側昌邑不大咆勃者正以光此語氣力足以鎭之故也史臣言光不學無術如此等處自非由學而能所謂智貫卒勇貫究也

荀文若

荀文若初從曹公公大悅曰吾之子房也是時董卓方暴彊曹公雖英雄不應便以漢祖自命或當時舉事之人多引前代命世爲比不足深怪如孫策初起時呼虞翻爲蕭何使守會稽策豈便思代漢作天子也且出記述之手潤色已多烏知當時必有此語邪無邪固不當執此片言謂彧已稔知曹公逆情而拔赤心以佐成其事也

司馬懿

司馬懿天性陰鷙加之操心沉密蓋古今所少也觀其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

收之時唯一婢在側張夫人恐事泄致禍遂手殺此婢夫以懿而猶有此失豈不危哉張之鷙忍不減於懿夫婦同德是生師昭兄弟允稱好兒竟能鉏墾魏室成懿本謀嗚呼何其奇也可不謂天所授哉周之文王父母妃后皆賢聖而公子振振比於麟趾司馬一家則若猛獸毒蟲之類聚要之皆有爲而生必不但已者也可以並觀矣

陶淵明李太白

陶淵明無履刺史王宏顧左右爲造履左右請履度陶便於坐申脚史述此事以爲美談蓋貴其任眞也

既請履度便應申脚此有何不可乎唯奴隷下材則以刺史坐上不應倨傲乃爾陶之無倨傲於心亦明矣而當塗之子識見議論如奴隷下材者所在皆是此陶之所以歸去來也李太白醉使高力士脫韡世皆盛稱之太白識氣蓋一世然亦正以其無心故可貴爾此等事若有心爲之其胸懷卑鄙與脅肩諂笑吮癰舐痔者何以異哉

宋祖寺碑

趙宋之得國與五代無異然觀太祖立誓碑一事雖於古聖人至公至平之心猶若有間然豈可不謂忠

厚之至哉由此一念精誠格於上天三百餘祀超唐肩漢之基實在乎此此所謂祈天永命者也豈小小仁恩善政之可比乎不特此耳孔子孟子而後千五百年而周程張朱諸賢茲生於宋此卓冠數十百代之事也嗚呼亦豈偶然也哉此義吾聞之亡友張翰林肩云

范文正語

范文正有言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縉紳者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

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不然則反是矣大亂之下悯然可逃當此之時縱能孫言孫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於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范公以天下爲已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其危言危行蓋至誠激中自不容已豈有一毫爲身家之意哉爲此論者所以覺悟中庸震發聾昧抑可謂深痛之至矣世之孫其言行甚且爲長爲逢無所不至者皆明智之徒也豈不知事變一生身家亦與其害哉顧以爲非我一人之事也而時勢之或可以待其自返也正使不返而其害當不及於我也蔡京曰將謂老身

可以俾免斯則京由衷之言蓋古今一揆者也嗚呼坐視生民之窮蹙不肯一思拯救之方顧獨享其富貴厭澤於無窮彼夢夢之天果可以長恃也哉

智愚

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此言見呂覽夫用私則利身而害物未有物受其害而身獨蒙其利者孰謂其智也用公則自爲也輕爲人也重雖德不徧人無怨焉故公者所以爲人亦所以自爲也而以愚得之愚非能智也而智莫加焉故孔子思愚孟子惡智

此木軒雜著卷一終